

## 当时一瞥已经年

胡晓军

26年前,元宵节上午,去南市文庙。我原是为淘旧书去的,不料当天搞祭孔仪式,连半个书摊也不见了。祭孔当然要紧,但不知没了书的祭孔,夫子会有何感想。祭孔仪式无非几位领导致辞,比儒儒注经还要空洞乏味,好在很快完了,文艺表演开场,头一个节目便是昆曲。那是我平生所见的第一场昆曲。

文庙广场上临时搭了舞台。领导连同话筒、桌椅撤走后,显得四四方方、空空荡荡。笛声悠悠响起,杜丽娘登场了。她容貌姣好,身材窈窕,粉黛薄施,裙裾轻摇。十点半的日光像数也数不清的射灯,随她旋转,共她进退,偶尔在她的钗头和鬓尖闪烁,伴她在全上海最古老的建筑前“寻梦”。我本只想看热闹的,不料看着看着,居然呆了,以至于不知风儿是自然如此,还是因为她的举手投足而冷暖不定;以至于不知花儿是自然如此,还是因她的低吟浅唱而开谢不停。

听了报幕,我知这位20出头的姑娘名叫沈映丽。当年的我不知有《牡丹亭》,不知有杜丽娘,更不知那沈姑娘在唱什么。在约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只知她饰演的那位古代少女,美丽而孤独、纯洁而痴情,正略带癫狂地搜寻着自己的爱人。

15年前,因机缘巧合,我到一家戏剧杂志社兼职。我开始阅读昆曲文章,观赏昆曲演出,才知沈映丽的辈分高、名气大,技艺深的豆角,有好多位,她们技艺佳妙,风格迥异,各擅胜场。即以她们所演的杜丽娘看,华文漪美丽,张洵彭华美,梁谷音绮艳,张静娴素雅……而沈映丽,我却难以用两字,不,用文字来形容和概括。那是因为,对我而言,她演的杜丽娘是难以言表的,是无可取代的。我还知道,这并不是先入为主的错觉,而是曾有已失的感觉。只有在那天,只有在那次,或是她饰演的杜丽娘,或是杜丽娘附体的她,留存了我的未婚境况,沉淀着我的未知幻想。于是写了如下一段文字:“那妮紫嫣红,断

壁残垣,那花花草草,酸酸楚楚,似就在她的左顾右盼、身前后后次第显现,又逐一消逝……我仿佛真的拥有了如花美眷,过起了似水流年。”复作七律一首如下——

红粉寒春犹见怜,当时一瞥已经年。

再观从此失伦比,还念将来得旆旋。

累世如山重隔阻,浮生似戏两流连。

已知原是时光计,宁愿天长堕惘然。

我陆续观赏了沈映丽主演的好几个戏——《琴挑》的妙常,《受吐》的美娘,《马前泼水》的崔氏,《墙头马上》的倩君,《霓裳羽衣》的杨妃,还有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尤奈斯库《椅子》里的老太。她的唱做刚柔相济、内外相连,该柔美时柔媚,该刚健时刚劲,该欣喜时欣悦,该凄楚时凄惨,该悲伤时悲苦,该痴癫时痴狂,总能在人物和情节所要的地方,既演到位,又出几分说不清、几缕道不明的新意。这怕便是古典与现代同在、共性与个性并存的道理吧,毕竟从元到明又清,直至如今,文本就算再好也是死的,必须要有活生生的人演出来。从纸面到舞台,该经历了多少承继与创造的不变与变啊,这怕也是演员与观众同样、思想与艺术并进的愿望吧。

因此,我尤爱看她饰演的霍小玉。按“侠情佛仙”的要诀,《紫钗记》在“临川四梦”中属“侠”,因剧中有黄衫客路见不平,出手助李益小玉夫妻破镜重圆的情节。沈映丽藉多次演绎的感觉,认为“侠”字与其给黄衫客,不如给霍小玉。因为霍小玉于身份是贵贱的合体,于思想是纯与杂的融汇,于情感是爱和恨的统一,于理想是坚持共妥协的混同。因此虽为女性,却是“侠”真正的处境和况味。由此,她改变了霍小玉的传统演法,从唱词、唱腔、乐器、身段都作了创新,将这部明代的爱情传奇,通过自己的演艺,进入今人的心里。

我后来认识了沈映丽,并与她交谈过一两次。听了26年前的事,她显得很惊喜,不过我知道这对一位演员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喜的。惊喜的应该是我。

## 树木的表情

曹春雷

中,半个树冠焦枯,但依然活了下来,直到如今,依然一半茂盛,一半苍黄。人们对这棵树很敬重,给树干系上红布条祈福。村里所有比较大的树,那时我都曾爬过,但这棵古槐,没爬过。不敢。斑驳的树皮,总让我认为那是老人脸上丛生的皱纹,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这个村庄的一个故事。

村里辈分最高的奎山爷,常拿个马扎,独自坐在树下,沉默无语。一坐就是大半天。我怀疑,他并不是无语,其实是在以一种寂静的、和树对话。一个人活到这把年纪,内心足够通透,树应该是乐于与他对话的吧。

如今我无论出差,还是旅游,到外地去,总是关注那里的村庄。我认为与每一株树的相遇,都是缘分。在一座大山上,我见到一棵松树,从山崖的石缝里斜伸出来,把一抹绿展现给我。看到第一眼,我的心就被震撼了。

随后的交谈,大致是戏,她多次自问“我为什么演戏”,又问我“你为什么看戏”。我想这是一对问题,也就是一个问题,不仅涉及了创造审美与接受审美的关系,而且涉及了古典美与时代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永恒的,所以既古老,又新鲜。但要回答,还是分成两部分为好。

先讲后一个“我为什么看戏”。我的26年前的经验足以证明,观众可以不懂唱词和曲牌的规矩,可以不解拍曲和梆笛的法门,只消观赏一位演员的表演,哪怕他年少未名,哪怕他技艺欠精,照样有可能发生情绪的感动与心灵的触动。其奥妙在于人对古典美的向往,与昆剧对古典美的展现邂逅,并一见钟情。我看沈映丽在公开场合也多次说,观众不一定在懂得昆曲的技艺后再去欣赏昆曲,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随地都行。我想她的这个看法,与我是大不相同的。

再讲前一个“你为什么看戏”。前一个似是后一个而生,却也不尽然。因为演员也是观众,与观众一样都希望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即把自己的身心,置于古今相似的境况、生出古今对照的情感。这就是演员基于传统之后,又要突破传统的动力,既代表了自己的愿望,又代表了观众的希望——尽管后者并未意识到或者要求过。我看沈映丽在公开场合也多次说,汤显祖的戏大多是从前人笔记和民间传说化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戏很多是从历史和长诗化出来的。他们都可以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想她的这个说法,与我是大不相同的。

一年多前,沈映丽请我看她的《红楼梦》,那是一部从《红楼梦》生发而来,以宝钗为主角的新戏。改装了的舞台,显得不太规则,令人感觉有些异样。乐声洋洋而起,薛宝钗登场了。她容貌温柔,衣饰富丽,神情落寞,举止犹疑。十几台的射灯像剪也剪不断的丝线,追随着她,缠绕着她。我就坐在那里,从当时的瞥,到现在的尽览,听她低吟浅唱,看她举手投足,在全上海最先进的音乐厅里“别梦”。

我是极想从中看出几丝意味的。不料看着看着,我居然看见了在她的身上,在她的前辈和后辈的身上,昆曲时如龙象,时如如蛇虫,正或明或暗、时隐时现地行进着。

我读懂了这棵树的倔强,也接纳了它给予我的力量。那时我心情正极为低落,想通过旅游散心。树木对一个人的教化,总是在刹那间完成的。

说起来,这世上我最挂念的两棵树,除了老家村子里那棵古槐,再就是村口那棵古柏了。从我出生,到外出读书,到我在城市扎下根来,古柏一直站在那里。我离开村子时,它目送我。我回到村子时,它欢迎我。祖母在世时,有时会站在树下,和树一起等我,送我。祖母不在了,它替祖母等我,送我。

如今,我在遥远的异乡,每每遭遇了挫折而无处诉说,只能在深夜张望故乡时,会看到这棵树披了月光,也在朝我张望。我听得见,树轻声说:孩子,回家。

紫亭阁

周世荣书

## 萤光冰蓝

官凤华

汪曾祺说他小时候,蛋黄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栖居沪汀河边宁谧村落,蛙鼓阵阵的夏夜,有了流萤的缀饰,沉闷和燥热随风而去,平添几分神秘、几分诗意。

流萤用冰蓝之光穿透浓墨黑夜,我的心里,总是漾满柔软与温情。萤火虫娴静,纾缓,古典而温柔,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萤光有一丝忧郁和薄凉的美,恍若一位身姿袅娜的江南女子,白底蓝花的衣衫,手拈素洁栀子,明眸善睐,如一朵粉莲,一尊宋瓷。

孩提时,一俟天黑,母亲就点上那盏煤油灯,捻子扭得小小的,光线昏黄黯淡。月光流淌,星空迷离,有一种邈远又幽深的空洞。篱笆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盛满纯净的月光。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哼着古老的童谣。院里的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栀子花沐着月光,恣意安然,倚风自笑。蛙声清透磊落,我们在月光下表里澄澈,梦境香甜。

祖父坐在桑木凳上,额头蓄满月光。啞啦、啞啦地抽着烟锅,抽出一番惬意,一腔豪情。他双手腾挪着编竹箩,斜睨着翻飞的流萤,讲车胤囊萤映雪的古事。我们支颐聆听,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葳蕤的枝叶间。夏夜小院里的那份亲切和温

昨夜,雨下得很大,那雨帘,那雨丝,那雨滴,用激情在心中溅起层层涟漪,一场夏雨洗心尘。

清晨,漫步在公园的树林中,经过雨水的洗礼,树叶是格外的绿,突然,一缕幽香袭来,清新淡雅,沁人心田。闻香寻源,蓦然发现,合欢树开花了!远远地望去,或粉红,或白色的合欢花点缀在细密的绿叶间,素雅而绚丽,花影婆娑,暗香浮动。馨香的合欢花如同蒲公英一般,娇柔得一弹即破,嫩软得一吹便飞。粉红、淡白的细丝花瓣一朵朵、一团团铺在纤细翠叶上,摇曳枝头。清风徐徐,素素的香气揉碎在微风里,暑热自消,这或许就是中医认为合欢花能够“静心安神”的缘故吧。

合欢花,开在六七月,可以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且花的形态唯美:花朵宛如一把粉红色毛茸茸的刷子挂在树枝上,也似古代少女穿着细丝裙在枝头翩翩起舞,更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微风拂过,扇去夏日里的热气,真可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合欢花色泽鲜艳而美丽,丝丝花瓣就像鸟儿的羽毛,在绿叶的衬托下,酷似凤凰涅槃。粉红色的花瓣,犹如绯红的烟霞,也似含羞少女的红唇,令人悦目心动。小家碧玉的淳朴自然,大家闺秀的风韵雅致,这种夏日里震人心弦的风情化作一种思念: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

合欢花开,花叶相依,缠缠绵绵,情深意长,然而总有一种惆怅在滋生……好在合欢花是一味药,《神农本草经》记载:“合欢,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花香

馨,笛声一样悠远。祖父就是一棵苍老古拙的苦楝树,浑身长满善良和悲悯的叶片。

夏夜寂寞而漫长,我们喜欢奔走于墙角、菜畦、草丛,捕捉几只流萤,然后装进一只瓶子里。睡觉时,挂在帐子上,再现“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牖”的美妙意境。

月儿如盘如碾如碾,莹莹汪汪,要滴下玉液来。河边芦苇丛中成群的流萤,忽明忽暗,是圣诞树上装饰的彩灯,是银河里晶亮的星星。有时霍然飞动,像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旋转一圈,又飞回原地。常见河两边菖蒲丛中的流萤聚集在一起,再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璀璨和壮观。

流萤在夜空中飞翔,提着吉祥的灯笼,寻寻觅觅。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瑰丽而神奇,给诗性夏夜带来火热的生命激情和动感。这时有着芸娘一般的女子,在葡萄架下依偎软语,轻罗小扇扑流萤,有淡淡的惆怅和寂寞。想起董小宛,腌野菜,调羹汤,熬蜜糖,风情摇曳,烟火生活中平添诗情和逸趣。庸常日子纯净如一抹清远的月色。

残月挂青桐,我总是倚着一棵刺槐树,凝望流萤划过寂寥的天空,幽幽碧光,给人以灵感和遐思。流萤发出冰蓝之光,抚慰一颗颗悲悯的心,成为生命中一缕最纯净、浪漫的清芬。

虫鸣夜,聆听《樱花草》:“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了身影,萤火虫,一闪一闪。”内心一片波光旖旎。流萤翩跹,是一幅色调明快的情画,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青露盈耳,清风入袖,清欢萦怀,我如入古画,自在妖娆,清雅又古典。这样的夏夜,我们很容易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

## 一树合欢香满夏

廖华玲

昨夜,雨下得很大,那雨帘,那雨丝,那雨滴,用激情在心中溅起层层涟漪,一场夏雨洗心尘。

清晨,漫步在公园的树林中,经过雨水的洗礼,树叶是格外的绿,突然,一缕幽香袭来,清新淡雅,沁人心田。闻香寻源,蓦然发现,合欢树开花了!远远地望去,或粉红,或白色的合欢花点缀在细密的绿叶间,素雅而绚丽,花影婆娑,暗香浮动。馨香的合欢花如同蒲公英一般,娇柔得一弹即破,嫩软得一吹便飞。粉红、淡白的细丝花瓣一朵朵、一团团铺在纤细翠叶上,摇曳枝头。清风徐徐,素素的香气揉碎在微风里,暑热自消,这或许就是中医认为合欢花能够“静心安神”的缘故吧。

合欢花,开在六七月,可以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且花的形态唯美:花朵宛如一把粉红色毛茸茸的刷子挂在树枝上,也似古代少女穿着细丝裙在枝头翩翩起舞,更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微风拂过,扇去夏日里的热气,真可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合欢花色泽鲜艳而美丽,丝丝花瓣就像鸟儿的羽毛,在绿叶的衬托下,酷似凤凰涅槃。粉红色的花瓣,犹如绯红的烟霞,也似含羞少女的红唇,令人悦目心动。小家碧玉的淳朴自然,大家闺秀的风韵雅致,这种夏日里震人心弦的风情化作一种思念: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

合欢花开,花叶相依,缠缠绵绵,情深意长,然而总有一种惆怅在滋生……好在合欢花是一味药,《神农本草经》记载:“合欢,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花香

怡人,看来平息人心的怒火与愤怒,合欢花是有效的,至少史铁生是这样认为的。

作家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中,淡雅、朴素的文字里流淌的全是母爱。生病后,史铁生自暴自弃,失去的双腿让他觉得似乎失去了世界上所有的美好,他动辄对母亲大发脾气。一日,母亲送他去就医,途中捡回一棵合欢树,种在花盆里。“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经过母亲料理,“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这是一个顽强的生命,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史铁生终于回到了生活中,然而母亲却去世了,但他心灵开满鲜花,一定是那种粉嫩的合欢花。

喜欢合欢花,是因为青春的岁月中有一棵相依相伴的合欢树:二十多年前,初夏时节的大学生校园,没有栀子花开,但我们还是迎来了毕业季。擦干泪水,忘记伤感,合欢花开送祝福。离别时,我站在一棵合欢树旁若有所思,内心的涟漪如鲜花绽放。我小心翼翼地拾起一朵落在泥里的合欢花,放在手心上,然后用手绢轻轻地擦拭绒绒的花瓣,那本已面目全非的合欢花又显出人的粉嫩。收拾行囊,珍藏起这朵合欢花,自信地走出校门。从此,每到夏天,总有一朵合欢花芬芳着我的青春,芬芳着我的岁月。

合欢花,清香而不浓郁,雅致而不妖娆,一树合欢香满夏,人与花各自自凉。

## 松江小吃(四)

王迎高

**羌饼**  
比锅底都大的饼,极有咬劲,很耐饥。用刀切开来卖的饼,厚实,朴素,不虚胖。

将老底子的外脆里软摊成半寸厚,两尺圆。将小时候的唇齿留香煎出白芝麻跳舞的弧线。

将盐、油、葱花渗入一张饼的掌纹处和骄傲处。将西部古老民族的语言用一张饼,从嘴上开始认识。

一张写满沧桑的脸,一张不可复制的面。将一张饼的羊群放牧成云朵上的餐风,弄堂口的门匾。

**包脚布**  
土生土长的三明治。价廉物美的“十里洋场”。排行老六的上海经典街吃。

用一张烙进鸡蛋和斗转星移的薄布饼。把一片刚出锅的热巧果裹成一只只有温度的脚。

用猪油、细虾米、碎芝麻熬出酱料的锦裳纱巾。

把一只脚包成香气四溢、毛遂自荐和皮软馅脆。

多好,亲民的价格,亲民的免费榨菜与香菜。

亲民,上海人最钟爱的那种滋润人情,摊头气魄。

**猪油豆沙包**  
把一团醇面搓成条,揣成坯子。

把一粒糖板油丁的风流包起来。把一调羹豆沙的一醉方休包起来。把一辈子的陪伴剥成泥,排成馅包起来。

把一只白莲蓬用旺火蒸出岁月的脸谱。

把一只味道甜鲜做成光阴里的洁白和醇厚。

是啊,咬一口,像是被雷击中。

咬两口,如同在仙境丰姿劲道,流水潺潺。

咬三口,一幅水墨丹青在唇齿间风起后化开。

《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

## 听月茶馆与瞎子阿炳(下)

唐西林 洪姝佳 卫颖岚

**珍惜机缘与巧合**

这是一段相隔70多年的文化对接。从历史现象看,地域文化的挖掘和相遇,往往是一种机缘与巧合的相逢。

假如没有1949年新中国诞生,没有党和国家的文艺新政,还是以数千年“无丝竹之乱耳”封建士大夫的审美情操作为唯一认可,对民间艺术无视与冷漠的话,那阿炳犹如他二胡上的琴弦,不定哪天说断就断,成为过眼云烟,无影无踪,就不可能会遇到从北京专程到无锡见他并为他录音的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曹安和等教授专家,也就不可能为人世间留下《二泉映月》这样举世闻名、成为人类历史上珍贵文化遗产的经典乐曲,中华民族音乐史上就更不可能留下华彦钧(即瞎子阿炳)这位伟大的民间音乐家的名字。

这次能在松江收集到这段听月茶馆和瞎子阿炳的久远轶事,纯粹是机缘巧合。有幸的是,我们还相当顺利地采访到了几位见证人:95岁、身体健康的陈淡娥老人和她75岁的女儿庄雪华女士,进行了面对

面的录像访谈,并与庄慎良先生、庄填地先生进行了电话访问,从而激活了这段封存70多年的文化记忆,并与今天的松江文史研究有了对接。

短短一个月内,笔者著文即将完稿之际,我的同学又告知一个消息,说他的一位朋友、松江电大退休教师包兆洪先生(喜欢二胡),也曾经说起过瞎子阿炳到松江拉琴卖艺一事。我费了几个周折找到包老师,进行了电话采访:原来,上世纪90年代包老师常请原松江大中华理发店退休老师傅费剑石理发,闲聊时,费师傅随口对他说过,解放前经常看到瞎子阿炳在大仓桥茶馆拉琴。费师傅上世纪30年代出生,家住仓城街南端,大仓桥北堍理发店1956年公私合营前为费家所开,故他天天从大仓桥经过,见到过阿炳在大仓桥茶馆门口拉胡琴,印象很深。他还讲到许多细节:阿炳戴了顶礼帽,穿双鞋底带钉、雨雪天能防滑溜的老式靴子;阿炳喜欢吃狗肉;阿炳不仅拉二胡,琵琶也弹得特别好听。大仓桥是松江老城西端最热